

春风十万里

■郑安国

我搁下笔,将身子往藤椅里靠得更深些。倒不是倦于书写,只是这风来得恰好,带着一股子的温润,将我满纸的墨痕都吹得仿佛活了起来,微微颤动,像初生的蝶翼。这风里,有泥土翻身的气息,湿润而新鲜;有远处不知名花草的淡香,丝丝缕缕,怪撩人的;似乎还夹杂着阳光晒暖了的尘埃的味道,暖洋洋的,教人想起些久远的、无忧的午后。

正凝神间,阳台一角却传来一阵扑棱棱的声响,接着是一串清脆的、带着些许不耐烦的啼叫。哦,是女儿养的那只鸚鵡。这小东西,想是也受了春风的蛊惑,在笼子里待不住了。它从这根横梁跃到那根横梁,乌溜溜的眼珠转个不停,嫩黄的喙不时啄啄笼门,又啄啄那盛着清水和粟米的小瓷盅,发出“笃笃”的轻响。

鸚鵡此刻的躁动,分明是听懂了风的言语。那风从栏杆的缝隙里钻进来,撩拨着它翅根的绒毛,也送来了远方同伴的呼唤。它昨夜是否梦见了一片无垠的森林? 梦见在阔大的叶片间跳跃,在润湿的、铺满落叶的土地上啄食浆果,与成百上千的同类一起,迎着初升的太阳,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唱? 那才是它的“春风十万里”啊。可如今,它只有这方寸之地,只能从这笼子的间隙里,去品尝一丝一缕那自由的味道。我心里忽然生出些微的歉疚来。

我的思绪,便也像一只被春风放出的纸鸢,飘飘摇摇地,向着更渺远的地方飞去了。这“十万里”是一个怎样的概念? 我未曾丈量过。但我知道,此刻这阵风,它或许刚刚拂过江南的油菜花田,那金黄灿烂的、海浪般起伏的花香,还沾在它的衣襟上;它或许又穿过了三峡的峭壁,携

来了江涛的轰鸣与猿猴的哀啼;它定然是掠过了北国那些刚刚解冻的、沉默着的大河,河面上碎裂的冰块相互撞击,发出沉闷的、如雷霆滚过远山的巨响。这风,一路走来,见识过多少荣枯,聆听过多少悲欢? 它吹过戍边兵士铁衣上的寒霜,也吹过深闺思妇颊边的泪痕;它推动着商船的帆,也卷起过战场上的尘。它是无分别的,对宫殿与茅屋,都施与同样的抚摸。

这便让我想起古往今来,多少文人墨客,都将一腔情怀,托付于这浩荡的春风。这风里,有“春风又绿江南岸,明月何时照我还”的乡愁,那绿,是染上去的,更是盼出来的,带着诗人眼底的湿润;有“春风得意马蹄疾,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酣畅,那风里都透着少年得志的、按捺不住的酒香与喧嚣;也有“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”的怅惘,那笑,是灼人的,比哭更令人心碎。这风,就这样在千年的诗卷里吹着,吹老了岁月,吹不老那些鲜活的情感。我此刻感受到的,与王安石、与孟郊、与崔护感受到的,在本质上,又何尝不是同一缕呢? 天地悠悠,而人生代代,我们所凭依的,所感怀的,竟是这亘古不变的自然节律。这是一种慰藉,也是一种苍凉。

我又想到更古的时节。在那《诗经》的年代,先民们唱道:“昔我往矣,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,雨雪霏霏。”那“依依”的杨柳,想来也是在这样和暖的春风里摇曳的吧。那出征的汉子,一步三回头,看见的便是这柔条拂动的惜别之姿;而当他历经劫难,九死一生地归来,面对的却是漫天冰冷的雨雪。春风与冬雪,成了命运两极最无情的见证。这风,原来从一开始,就不仅关乎生

意,更关乎离别,关乎时间,关乎个体生命在宏大世事面前的脆弱与坚韧。

我的遐想,被鸚鵡一阵格外响亮的鸣叫打断。那叫声,清越、明亮,一串接着一串,像是要把积蓄了一冬的力量,都在此刻间倾吐出来。这声音,与远处林间传来的、隐隐约约的鸟鸣应和着,竟分不出彼此了。我忽然觉得,我先前那份歉疚,或许是迂腐了。这鸚鵡,它固然失去了森林,但它却成了我女儿的世界里一个春天的信使。它的歌唱,固然不是献给旷野的,但却是献给这个阳台,献给这个家的。它的“十万里”,同样倾注了它全部的生命热情。

世间万物,各有各的疆域,也各有各的“春风”。皇帝的春风,是吹拂万里江山的,要唤醒冬眠的社稷;农人的春风,是吹绿田间阡陌的,关乎着一年的收成;而我这书斋里的春风,则带着墨香与沉思,它度量的是内心的山河。至于这只鸚鵡,它的春风,便是这阳台上的方寸之地,是女儿每日投喂时那专注而欢喜的眼神。我们都在自己的限度内,感受着生命的蓬勃。所谓“十万里”,与其说是一个空间的尺度,不如说是一种心境的宽度。心若辽阔,则斗室之内,亦可神驰万里。

风渐渐有些大了,吹得书页哗哗作响,竟像流水一般。我忽然觉得,这春风,吹拂了十万里,最终的目的地,或许并不是哪一个具体的地方,而是万千生灵的心头。它吹开了花,吹绿了草,也吹软了人心深处那些冰封的角落。我深吸一口气,那混合着泥土、花草与暖尘的气息,便满满地充盈了我的胸臆。

这十万里春风,今夜,大约也要吹进我的梦里来了罢。

■李成园

进行修复改造,重现古民居的原始风貌,让古驿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。楚王山景区则拥有楚王游猎雕塑、文化礼堂、忠义广场、贞节牌坊、烈士陵园等丰富的旅游资源。除了充分挖掘楚王山、长夏畈古民居等历史文化资源,还充分发掘楚王山人文古迹,大力传承红色革命文化,以文化为魂,推动文旅融合发展,逐渐打响了中国文化旅游品牌,并成功入选“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”,荣获“2020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”等多项殊荣。

步入初夏,小荷才露尖尖角。石门太空莲基地游人如织。拍荷、赏荷、品荷,享受夏日清凉与荷香韵味,如今已是到石门旅游必须体验的传统项目。石门村还依托地理优势、环境优势打造网红桥、滑草场、水上亲子乐园等项目,让游客留得住、住得下、玩得下。

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。曾是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湖北主会场的石门村,春风又度,未来可期。

■江南月

捆,一家人团结一心,遵纪守法诚信经营。正逢城区改造,厂房搬迁……守金哥收进卖出,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,在县城和圈内渐渐享有“破烂王”美誉。

就这样,守金哥全家经过十多年打拼,三兄弟都在县城购房置业,生活得幸福美满。

后来守金哥将生意交给兄弟,自己去外地发展。去年十月一日,守金哥回来后,在县城温泉山庄一人出资举办了“老街同学联谊会”,邀请了在不同行业、各地工作的近八十位同学。分别了数十年的同学今朝重逢,倍感亲切。守金哥虽然算得上是个成功人士,且言语不多,但为人真诚,对同学们一视同仁,盛情款待。大家兴高采烈,欢声笑语,频频举杯,合影留念,共忆青春岁月。

幸福是靠奋斗出来的,守金哥,好样的!

红色石门

石门村位于通山县西北部边陲,地处通山、咸安、崇阳三县交界之处,因著名的《盐政志》作者、明代礼部右侍郎朱廷立诗作:“石门奥区多异迹,两峰并如两虎扼”而得名。

明清时期,这里便是湘鄂赣各地商人和旅客南下北上的交通要道,古民居石板街长达600多米,是湖北现存的茶马古道之一,至今仍有保留较为完整的客店商铺、拴马桩。明代中期至清朝末年,古道上马蹄声声,人声鼎沸,是幕阜山深处难得的繁华地域。

传说2000多年前,楚庄王曾在此围猎,故名楚王山。“楚王山革命烈士纪念馆”广场正前方耸立着一座巨大的雕塑,鲜红的火炬作背景,预示着革命的烈火薪火相传、永不停息;火炬中心刻着金色的镰刀和铁锤,预示共产党人鲜明的革命旗帜永放光芒。旗帜下革命党人吹着冲锋号,端着冲锋枪,扛着炸药包向前冲锋,有些人永远定格在那硝烟弥漫的战场上。

“破烂王”小传

守金哥与我同村,和我家算得上是世交。我第一份工作,是拜他父亲元林伯为师,学了三天珠算和基本财会知识做的会计。

元林伯任生产队多年会计职务,为人忠厚老实,做事稳当,很受乡亲们尊重。元林伯生有三子一女,给三个儿子依次取名:守金、守全、守铜。

最初,高中毕业的守金哥,跟我家伯娘学了一手好裁缝手艺,出师后在邻镇街上开了缝纫店,当时可是个热门职业,加上守金哥心灵手巧,服务周到,在方圆左右很受欢迎,很快赢得一美丽姑娘芳心,缔结良缘,成家立业。

我与守金哥关系较好,我老表结婚时,我们一起陪“十友”,喝到高兴时,一人半斤52度嘉鱼小曲酒,说好干杯,我一口喝下当场醉倒,他竟然没醉。

大革命时期,楚王山是咸通崇蒲中心县委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。从大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,楚王山人革命事业前赴后继,全庄137户、630余口,被反动派屠杀400多人,在册的本湾烈士就有93位。读着那些镌刻在大理石上整版的名字,其中夏姓烈士名单占去了大部分版面,可见当时的楚王山经历的战斗有多么残酷和惨烈。楚王山是建国后首批“武汉市干部教育实践基地”。

石门水库是通山人民在毛泽东时代书写的治山治水杰作,几十年来,一直惠泽着通山的人民。水库两岸植被丰茂,库水清澈碧绿,一直是通山县重要的饮用水源地之一。这里业已成为通山本地以及周边城市的乡村旅游热门打卡地。

如今,石门村青松挺立,翠竹亭亭,山林里百鸟歌唱,流水潺潺。走进这个集库区、山区、老区于一身的古老村庄,可谓是一步一景、各具特色,让人心旷神怡、流连忘返。

2018年以来,石门村整合资金对古民居

过了几年,他汉川的伯父过来做收废品生意,文质彬彬的守金哥看到商机,果断放下裁缝手艺,不顾家人反对,跟着伯父做起了收破烂的生意。主要是收“松紧鞋”鞋底,分生胶、熟胶,收入较好,在他伯父的带领下,守金哥起早贪黑,骑着自行车带着几个蛇皮袋和一杆秤,早出晚归,走村串户,按质论价,童叟无欺,晚上回家后,还要将鞋底割去鞋帮,分类整理、打包。“小生意,赚大钱”。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,靠勤劳和汗水掘得人生第一桶“金”。得到了全家人的认可和支持,随着生意的发展,守金哥举家迁往县城,租赁门面,大规模做起收废品生意来。正所谓“打仗亲兄弟,上阵父子兵”,元林伯协助坐店,伯娘负责跑活。三兄弟不嫌脏,不怕累。守金哥负责跑业务,守全买了货车搞运输,守铜将废品分类、打